



他们忘了很多事 但爱没有

□ 李慧冰

一位朋友的父母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父亲是重度患者，母亲则是在病情的初级阶段，记忆功能持续减退，尤其是近记忆功能。他们育有三个女儿，老大在外地生活安家，老二老三是双胞胎在上海，且都已各自成家。

老先生自从得病后，整日痴痴呆呆的，连自己生养的双胞胎女儿，也似乎完全遗忘。每当姐妹俩同时来看他的时候，他总是露出很诧异的神情瞅着，也许是在纳闷，这世上怎么会有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这是什么人呀？有时甚至会烦躁得直跺脚。打那以后，双胞胎女儿就开始尽量避免同时在爸爸面前出现的概率，省得惹老先生光火。

女儿们也曾多次考虑把他送去养老院生活，但母亲就是不舍得，宁愿不辞辛劳地伺候老先生。有次，老太太在厨房煮饭，等她把饭菜端到房间时，老先生不见了！急得老太太老泪纵横，大声呼救，惊动了左邻右舍，帮着外出寻找，但就是不见踪影。大家一边通知家属，一边马上报警求助。当晚，想必老太太一定是彻夜未眠吧，也许她在努力搜索离她越来越远的记忆，设想老先生会去哪儿了呢？要知道她也是个轻度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啊！第二天早上，她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嘱咐女儿立马去警局提供线索，她觉得老先生应该是去了无锡。警局调控了所有摄像，折腾了两天后，终于得到了回复。果不其然，老先生竟然真的从上海火车站出发去了无锡，一直在无锡火车站站台上蹒跚踱步。无锡警方发现后，联系上海警方，确定就是他后，方由家人领回上海。旁人不解老先生为啥会去无锡，或许老太太心里最明白老头的心思，因为无锡是他们俩共同的祖籍。

出走事件后，老太太再也不敢放心老先生一人待在房间里了，想了好多种办法：把门反锁，用绳子把老先生的脚和吃饭台子一起捆绑，等等，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老先生不乐意，经常拼命挣脱。后来，老太太想出了一个办法，每当她进厨房煮饭的时候，就用一根绳子，一头绑在老先生的腰部，另一头绑在她自己身上，中间留有至五米的长度。老太太一边煮饭洗菜，一边和老头儿号称“玩拔河”——只要老先生一走远，老太太就扭动着本已瘦弱的身躯拼尽全力，把

老头儿连拖带哄地拉回来。老头长得胖乎乎的，身材也比较高大，不知老太太哪来的力气。或许，应该说是勇气吧！每天，把老先生逗得乐乐呵呵的，就这样，再也不用担心老先生“离家出走”了。把老头和吃饭台子绑一起，他会觉得烦躁与不安；然而，与老太太绑一起，他会觉得好玩，是游戏——这是人生即将终末的一场爱的游戏，爱的“捆绑”！

得闲时，老太太还会和老先生一起在家玩“盘野猫猫”，北方话就是捉迷藏的意思。日子一天一天地在老夫妇俩的“拔河”与“盘野猫猫”中过去了。然而，好景不长，老先生的病情日益加重，已无法起床。此时，双胞胎女儿开始每天轮流来陪护，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但是，有一件事老太太始终不放心女儿做，执意要自己每天亲手喂饭给老头儿吃，一日三餐，从不忘记。

喂了大半年后，老先生撒手人寰。

数月后，老太太的病情也急转而下，讲话开始前言不搭后语，神思恍惚，生活无法自理。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老太太依然忘不了一件事——喂饭！其时，她自己都已没有了饥饿感，进食与否她都不知道，但每天却要求女儿给老先生装一碗饭，由她自己亲自对着老先生的相片来喂。有次女儿外出购物回家后，发现她母亲居然把她父亲相片的嘴唇部位给挖空了，很认真地一勺一勺地在往她父亲嘴里喂饭。

谁看了，听了，不会唏嘘，不会潸然泪下呢？

日前，听说老太太也走了。这样也好，他们俩可以在天堂里无忧无虑地玩耍，互相逗趣，再也不用担心走失，不用绑绳子了。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中国现有1000万患者，预计人数还会逐年增加。世界上第一例阿尔茨海默病在一百多年前就被确诊，但至今仍然没有找到真正能完全治愈的有效办法。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而言，记忆是慢慢消失的碎片，我们应该尽量给予患者更多的陪伴与关爱，更多的温柔对待。他们不过是暂时关闭了大脑中的某个小小窗户，不等于就完全丧失感情和记忆的空间。就如同这对老人。

他们确实忘了很多事，但永远不会忘记爱。

“半途逃跑”的中秋

□ 李秀芹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学校翻盖新校舍，老校长忙前忙后有两个月未回家。中秋节前半月，老校长的儿子专程来看望父亲，老校长告诉他：“回去和你妈说，中秋节下午我一定回家，让你妈准备一桌子好菜，咱一家人好好吃顿团圆饭。”

老校长家离学校三十里路，他平时住学校宿舍，半月回家一次。学校还有几位离家较远的住宿老师，中秋节还未到已经开始准备中秋礼物了，又买月饼，又买糖果，老校长也置办了不，不仅买了月饼，还买了菜，买好了肉。他说，中秋节晚上他要好好露一手。老校长既让家里准备菜，又要亲自下厨，老校长这是要给中秋饭桌上“添菜”呀。

到了中秋节那天，放了学后老师们都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只有老校长不着急，说他骑自行车回家，晚点儿走，路上人少，一马平川，骑车“飞”着就回家了。

第二天一早，我到了学校才知道，老校长昨天根本没有回家，而是在学校和牛老师一起过的中秋，他做了几个菜和牛老师一边喝酒一边赏月，聊了一晚上。

牛老师家在外地，刚分配到

我们学校当老师，因离家太远，只能在学校过中秋节。估计老校长怕他孤单，这才留下来和他一起过节。但老校长自己可不是这样说的，他说，回家一趟太累了，来回骑车六十里路，第二天一早就得往回赶，莫不如留在学校，喝点小酒，和同事聊聊天，好好休息一下。

既然老校长早有这个打算，那为何还通知家人，中秋节一定回家，还嘱咐嫂子做好饭菜款待他。老校长笑着说：“你不知道你嫂子这人不舍不得花钱，我若不这样说，她中秋节顶多让孩子们吃顿月饼算完，只有说我要回家了，她才准备菜肴，我这么久不回家，肯定肉呀鱼呀，做一桌子硬菜。我不回家，正好孩子们多吃点儿，也算我变相给孩子们过节了。”

原来，中秋节前一天，老校长就去镇上的中学托同乡的一位老师，中秋节回家时，顺道去他家一趟，告诉家人，他临时有事回不去了。

那个年代，通讯和交通都不发达，车马邮件都很慢，有诸多不便，也滋生出许多温情。老校长“半途逃跑”的中秋，定格在旧时光里，暖了那年中秋，醉了那晚月光。

闲来无事翻教材

□ 李志宏

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在教材的陪伴下长大的，是教材给了我们最初的知识启蒙。它既是我们的伙伴，也是我们的老师；既为我们的成长奠定基础，也为我们的未来指引方向。

我最喜爱语文教材。上世纪80年代，读小学一年级，我清楚地记得那时用的小学课本识字的第一课是三个字：“人、口、手”，天天扯着嗓子嚷，时间一长，遍数一多，文字包括配图，深深地印在了心里，经年不忘。教材使我幼小的心灵开始见到智慧的阳光。

然后是初中，高中，语文课本再也不仅仅是简单的认字，名家的文章多了，篇幅由短小变长了，内容由浅显变深了，一部教材的进化史，也是一个人从懵懂无知的儿童到意气风发的青年的成长史。参加工作后，我又开始有意识地利用一些便利条件收集不同时期的、各个年级的、不同版本的语文课本。当然，做这些并不是为了收藏，只是因为喜欢，喜欢斜倚在沙发上懒懒地手把教材阅读美文的那种感觉，或者在灯下一盏清茶中品读那种氤氲惬意的意境。

清末民初的怪才辜鸿铭有背书奇功，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从最基本的《三字经》背起，到千家诗、到四书五经，到自号“汉滨读易者”，到成为一个研读《易经》的“读易老人”。我没有这样的背书奇功，可直到今天，我仍然记

得语文课上曾经学过近百首的唐诗宋词元曲，也还记得那些优美的古代散文。不是我背书的功夫有多么了得，而是我经常去翻阅，自然不曾忘记。上课时，偶尔用到，即出口成诵，学生们佩服得不得了，也使学生们因喜欢我而喜欢我的课。

没事时闲翻教材是一种享受。从《诗经》《楚辞》开始，到唐诗宋词元曲中的古代诗词。仔细体味，每一首都是一幅绝美的图画，每一幅图画的意境都是那么迷人，每一种迷人的意境都使我久久浸淫其中而不愿复归于现实的生活。以我最喜欢的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为例，只短短五句二十八个字，即描绘出一幅凄凉动人的秋郊夕照图，密集的意向从容表达出作者的羁旅之苦和悲秋之恨，千百年来不知迷倒过多少文人雅士呢！

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古代散文，亦篇篇精品，漫步其中，抬头见美，又暗含着古人的无限智慧。贾谊的《过秦论》，被鲁迅先生称赞是“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的“西汉鸿文”。今天的课本加入了更多当代作家的文章，时代性更强、包容性更高、可读性更佳了。

著名儿童教育家陈鹤琴说：“习惯养得好，终身受其福。”教学之余，随手翻翻教材，随便读上几段，是一种心灵上美的享受，平缓却又激起波澜。于我，这便是一种“福”，一种好的人生习惯带来的幸福。

最初的……

(外一首)

□ 卞奎

当最初一片落叶
嵌入你的心底
也许你会觉得
有些惘然

当最末一个音符
离开你的手指
音响戛然而止
你会意犹未尽

那么
还是说说远方吧
那远方的白毛风
那苍天下的银雪峰

那里的落叶很金贵
那里的音乐很苍茫
时常萦绕你的心思
生成你的梦

苍鹰啊
刚烈的翅膀
在蓝天上
镌刻辽远的轨迹

我最初的落叶
我最末的音符
唤醒了
青春依旧在招手呢

手指

我的手指
是来敲键盘的

我的手指
是来握琴弓的

我的手指
是来亲近泥土的

门前种着树
屋后种着花

手指翘向蓝天
手指伸进沃土

有了这一切
无限的涵养着我的手指

征稿启事

“齐迹”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比如涉及聊斋文化、鲁商文化、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

投稿邮箱：lzcblk@126.com，或登录“文学现场”网站，选择晨报《齐迹》副刊板块投稿。来稿请注明联系电话、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谢绝一稿多投。

